

潘志光 著

龙脊洲



山

海

文

丛



海风出版社
HOONG HEE PUBLICATION

龙脊洲

潘志光 著

海风出版社
HAIFENG PUBLISHING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脊洲/潘志光著. —福州: 海风出版社, 2006. 12
(山海文丛 / 练建安, 唐宝洪主编)

ISBN 7-80597-662-7

I. 龙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1450 号

龙脊洲

潘志光 著

出版发行: 海风出版社

地 址: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**邮 编:** 350001

主 编: 练建安 唐宝洪

责任编辑: 刘 克

出 版 人: 焦红辉

印 刷: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毫米 1/32 8.25 印张

字 数: 214 千字

印 数: 1—3000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597-662-7/I·135

定 价: 168.00 元 (全套七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“山海文丛”序

八闽多山,俗云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;八闽濒海,系全国著名“海峡西岸”。山是海的波浪,海是律动的大山。山风海涛,亘古绵延。

一群来自闽地山区和沿海的文友,以笔为旗,默默耕耘多年,因了一种机缘,聚集一起,各自捧上一份作品,成“山海文丛”。

“山海文丛”形式不拘,内容丰富,有苍山如海,有山奔海立,有小桥流水云卷云舒。一粒沙见大千万象,一棵树看万顷丛林。一粒沙与一棵树,未必雍容,未必宏大。而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;山不让土壤,故成其高。

是为序。

编者

2006年12月25日

内 容 简 介

国家兴建八里河水电站,千年古镇——龙脊洲静静没入湖底,成为库区被淹没的第一大镇,于是围绕库区补偿、赔偿的腐败问题衍生出一系列风波。

退伍军人崔广德在自己的事业和爱情迷茫之际无意中发现“龙宫至宝”,兴建了栩栩如生的龙宫供人参观游览,由此事业得到起步,走出一条生机勃勃的旅游产业之路。龙脊洲许多人跟风而起。

正当龙脊洲风起云涌之际,崔苏荣受命任龙脊洲党委书记。他从稳定入手,积极带领龙脊洲人民发展当地特色产业,使龙脊洲逐步走出困顿,走向辉煌。

本书情节跌宕起伏,人物个性鲜明,语言质朴流畅,生动反映了当代农村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,也揭示农村底层人物生存状态和心态,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。

目 录

楔 子		/ 1
第一章	童年苦中自作趣 迎来丰年唱大戏	/ 4
第二章	库区迁移忙测量 竞选街长起风波	/ 11
第三章	崔道福寻花问柳 洲尾人怒打街长	/ 16
第四章	天降暴雨人有情 众人拾柴火焰高	/ 27
第五章	复退归来遇故知 携手合作闯事业	/ 41
第六章	花锦红惨遭杀害 龙脊洲命案迭起	/ 53
第七章	太洲追款终未果 柳暗花明又一村	/ 68
第八章	艰难创业得回报 婚姻无奈独怆然	/ 80
第九章	医疗事故引火索 临危出任挑大梁	/ 104
第十章	龙脊洲风波迭起 堵要道浪高一浪	/ 112
第十一章	苏荣谋划产业路 阿德进军影视城	/ 127
第十二章	龙脊文化久远长 中秋春节两光芒	/ 151
第十三章	赴闽南更新观念 建龙脊工业园区	/ 184
第十四章	崔广德受牵被审 北六爷仙逝龙脊	/ 201
第十五章	兴工助教留功名 无意官场却加爵	/ 228
后 记		/ 257

楔 子

那连绵不断的山峰,其实有十座,而十座山形成的山沟却只有九条,九条山沟流下的水酷似九条龙,九龙山因此得名。那些山沟里流下的水汇聚成小溪,当地人叫它倒流溪,它竟然顽强不屈地逆着松江流淌了2公里,并经年不息地冲刷着松江入口处,形成了一个方圆3公里的沙洲。商周时已有零星部落在此游荡,及至唐代,有一崔姓打渔人流落至此,发现此地山水相映成趣,阴阳错落有致,其形似一条盘伏在松江的龙,中间凸起的小山丘像是龙的脊梁,遂命名为龙脊洲。崔姓人看中此地风水,于是携家人登岸,在此安营扎寨,繁衍生息,后来成为龙脊洲第一大家族。及至宋末,又有一陈姓木匠到此讨生活,因心灵手巧、聪明能干,被崔姓人招为女婿。后因家事纷争,陈姓人搬至南部洲尾另立门户,又繁衍出龙脊洲第二大姓。初始两家虽有小纷争,也仍有来往。后因一崔姓人犯案,潜往他乡,官府四处追捕不得。又过若干年,崔姓犯人以为已太平无事,偷偷潜回家中,不料当夜即被官府抓捕,这一崔姓人回家途中碰见一陈姓乡邻,便以为陈姓人告密,于是崔姓人兴师问罪,随后两姓人家打闹不断,崔姓人率先在龙脊洲中段横挖一大沟,扎起篱笆,两姓人遂不往来。后来崔姓人请来一地理先生为祖坟看风水,地理先生一看便惊呼,龙脊被断,不可,不可也。遂说

服崔姓人填埋大沟,主动与陈姓人和好,龙脊洲又现生机。

崔姓人崇拜龙,他们认为自己居龙脊得龙气,皆因神龙保佑,龙脊洲还有一种传奇之说:无论松江发多大的洪水,龙脊洲从未遭过没顶之灾,龙脊洲人认为是神龙托着,于是每年正月和农历七月,皆要举行祭龙仪式,陈姓人也逐渐参与。后来,龙脊洲人又由崇拜龙演变成崇蛇敬蛇,此有两种说法:一是说龙是抽象的,敬假龙不过瘾,龙与蛇最相近,便以蛇代龙,于是每年都扎蛇灯,玩活蛇,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化。另一说法是蛇能降妖,保五谷丰登,传说当年一崔姓人上山砍柴捕获一大蟒蛇,遂带回家中,养至后园,后来发现烦扰多年的鼠灾,竟然不见了,所种粮食连年丰收,于是将这蟒蛇奉为蛇神,此后便有了崇蛇风俗。

文革时期,龙脊洲人崇蛇习俗被斥为崇拜牛鬼蛇神,自然遭打压,蛇王庙被拆,崇蛇器具被焚烧,直至八十年代末才逐渐恢复。九十年代初,一日本客商见龙脊洲交通便捷,欲来龙脊洲投资办厂,闻听此地有崇蛇习俗,称与家乡习俗相同,遂找到时任崔姓族长公的北六爷(大号崔祖武,因排行老六,居北部洲尾被奉称为北六爷),详细了解了崇蛇细枝末节,日本客商听大喜,遂认定龙脊洲崇蛇文化乃他们的鼻祖,愿捐赠若干日元重修蛇王庙。后来,北六爷逢人便说我们的文化是日本人的鼻祖。

九十年代初,国家兴建八里河水电站,截断松江筑坝蓄水,号称永不沉没的龙脊洲终于沉入松江底,龙脊洲被淹良田万亩,全镇举迁至九龙山下。尽管国家对龙脊洲给予了补偿扶持,可面临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,龙脊人仍感困顿,于是围绕土地赔偿,后扶资金补助,库区腐败问题引起的风波迭起,一浪高过一浪。

北六爷之孙崔广德,后来受龙的启示,将抽象的龙具体化,科学利用声光电原理,在全国各旅游胜地兴建了一座又一座龙宫,供人观赏,赚回了大把的钞票,龙脊洲人于是纷纷跟风,崔广德带出一批队伍,走出一条生机勃勃的旅游产业之路,龙脊

洲人因龙大发,因龙声名大振,是为龙脊。

龙脊洲人氏崔苏荣在龙脊洲风起云涌之际,临危出任龙脊洲镇党委书记,率领当地人民,造良田万亩,励种植养殖,兴传统工业,扶旅游三产,弘当地文化,将龙脊洲领出困惑,带向小康,走向辉煌,是为龙脊。

第一章 童年苦中自作趣 迎来丰年唱大戏

天寒地冻，龙脊洲从未有过如此寒冷的天气，阴霾的天空，下完米粒雪仿佛不解气，又纷纷扬扬飘起鹅毛雪，虽然不大，可也是龙脊洲少有的事了。

阿德左手拎着一桶热腾腾的糯米稀饭，右手拎着一壶温热的红酒，到院后牛栏里给生产队的耕牛御寒，嘴里却嘟囔着：“这么好的东西给牛吃，岂不可惜了，爷爷真是的。”于是忍不住猛喝一口红酒，又在盛稀饭的木桶边稀溜着喝了一圈，不情愿地将酒和稀饭倒入盆中，看着牛吃完，方回屋钻入被窝。

床板开始摇荡，隔壁又隐隐传来紫娥含混不清的呻吟，紫娥的嘴肯定又被阿魁那臭嘴堵上了。想起紫娥白得像豆腐一样的屁股，阿德忍不住又把手伸进裤档，那生命之根迅速勃起，阿德不停地用双手揉搓着，屏住呼吸也轻轻哼哈着。

楼下传来北六爷的咳嗽声，接着是浑浊老迈的声音：“阿德，牛喂好了？”

阿德哼哈应着，脑里想的还是紫娥的白屁股。

“阿德，早睡咧，明儿一早还得去乌石洋清水渠呢。”北六爷每晚都习惯这样嘱咐孙儿。但阿德此时正与阿魁和紫娥溶为一体，倾刻，阿德手心满是粘液，顿觉喉咙通畅，如释重负。寒夜重归平静，阿德顺手扯过床头早已备好的草纸，胡乱揩一把，

便在破烂的被窝里舒坦地睡去。

除了夜晚睡觉时的自慰,阿德从童年到青年没有感受过多少快乐,至今没穿过一双像样的袜子,现在盖的被还是父亲去世时盖过的洗得发白的蓝印花被。阿德4岁时,父亲身患绝症,为治病欠下一屁股债,终究还是撒手人寰。兴许是害怕那一身沉重的债务,阿德母亲狠心丢下年幼的阿德,与一个弹棉花匠私奔了。阿德只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。除了逢年过节沾点荤腥,平时想吃点鱼肉对阿德只是一种奢望。印象中阿德吃得最丰盛的一餐饭就是阿魁娶紫娥的婚宴,阿德吃下半只鸡,几块大肥肉,还有几个蛋。阿德为此拉了好几天肚子,可阿德仍不后悔,他觉得值,起码满足了自己强烈的食欲。

要论辈份,阿魁管阿德叫叔。别说阿魁,龙脊洲还有好多胡子发白的人都得管阿德叫叔。北六爷是龙脊洲崔姓人辈份最高的爷,理所当然是崔姓人的族长公。阿德哪怕只是北六爷的孙子,辈份依然很高。紫娥嫁给阿魁时,阿德才15岁,按当地习俗,婚礼时,新娘得给长辈敬茶。当紫娥大方地喊阿德“叔公”时,阿德却羞得自己跑开了。这一跑倒好,因为阿德给不起“手尾”(见面礼),日后,紫娥也不再叫阿德“叔公”,却倒是越发疼爱“叔公”,有好吃的总不忘给阿德留一点。阿德早年营养不良,15岁该是个少年了,却仍像儿童一般矮小。

阿魁的曾祖父是北六爷的大哥,他们住的都是祖上留下的房,因此,阿德与阿魁做了邻居。古时农村盖的房,居多是杉木搭架,隔墙仅用篱笆糊上泥巴,楼板全是用木头搭的,隔房不隔音,一家有人上楼,隔壁家都得震荡。阿魁与紫娥新婚那几夜,不谙“世事”的阿德一直以为紫娥的大声喘气与偶尔的呼叫是阿魁在欺负她。阿德偷偷在墙壁上划一道缝,可夜晚看到的总是黑乎乎一片。阿德白天观察过,他所划的缝,视线正对的是一顶青色的蚊帐,对男女之事朦朦胧胧、充满神秘与向往的阿德,心间一阵激荡,他决定铤而走险,窥视阿魁与紫娥的秘密。

傍黑时分,阿德偷偷在后山架一块木板到屋檐,顺着瓦槽,轻盈地爬到紫娥房间的屋顶,卸掉几片瓦,借着微弱的亮光,他

看到青蚊帐上盖着几张旧报纸。阿德返身取来一茶缸水,用嘴轻轻喷洒在纸上,然后用木棍在旧报纸上擢个洞,就看到了紫娥床的一部分,阿德屏住呼吸,静静地等待着阿魁和紫娥上楼。约摸八、九点,阿魁和紫娥上楼了,阿德清楚地看到,阿魁急急地在床头拉亮电灯,然后迅速将自己脱光钻入被窝,并不断催促着紫娥,可紫娥却老是磨磨蹭蹭的,终于也坐到了床边开始脱衣服,却叫阿魁把灯关了,可阿魁却磨蹭着不肯关灯,并把拉着拉线开关,紫娥脱去最后一件衣服,紫娥肥白的身子,在阿德的眼皮下一览无余。阿德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胴体,一股热血往上冲,禁不住颤抖了一下,弄响了瓦片,这时听到紫娥在说:“屋顶好像有人?”

阿魁也听了一阵,没听到动静,乖巧的阿德赶紧学了几声猫叫,夫妻俩才如释重负地钻入被窝,接下来便是阿德所熟悉的声音。但阿德什么也看不见,只好轻轻盖上瓦片,心有余悸的阿德在恐慌中急忙撤退,碰出轻微声响,又学了几声猫叫。

回房后的阿德既惊恐又激动,脑子里老是回放着紫娥光着身躯的一幕,尚未发育成熟的小东西,顽强不屈地挺着,阿德禁不住用双手用力揉搓着,突然一阵爆裂,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舒服,但瞬间阿德又被精湿的裤裆吓得惊慌失措,拉灯一看又不像血,带着惶惑,逐渐进入梦乡。

随后的几天,阿德碰到阿魁和紫娥能躲就躲,躲不了也是很尴尬的表情,粗心的阿魁倒也没察觉啥,紫娥看阿德的表情就有些怪异,老是盯着阿德,仿佛在问:“爬上房顶的是不是你?”但紫娥没有去责问阿德,仍还像过去那样关心着“小叔公”。

阿德越来越迷恋床了。以往傍黑时分阿德总爱到戏园里听刘式安讲评书。刘式安原本是个戏子,唱、念、做、打样样都会,讲评书一样精彩,家里藏的古书也很多。阿德常常听得不过瘾,就把刘式安的书借来看,刚开始虽然半懂半猜,也知道大致情节,念到初中时,就读出了味道,越读越痴迷,其他功课也就荒废了。到初二下学期,即将要初中毕业了,阿德害怕毕业

考出丑,就干脆辍学不念了。老迈的北六爷也实在觉得供养阿德力不从心,就没有勉强阿德上学,把生产队的4头牛要过来让阿德放牧。从此,阿德成天抱着从刘式安那里借来的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等书过了三年牧童生活。

今年又值丰年,龙脊洲人很想以过去自己喜欢的方式庆贺丰收。可文革十年破“四旧”,该砸该烧的行头早已破坏殆尽,也不敢重新置器具祭龙祖、游蛇灯。听人说,省城人已经唱起了闽剧,北六爷召集族中长者商议了一番,觉得今年不祭祖,愧对祖宗,决定隐蔽搞一回祭祖仪式,并让刘式安到省城打探一下是否可以唱闽剧,如果合适,就请一个戏班来,让龙脊洲人过一把戏瘾。

龙脊洲崔姓人大多集中在洲尾和洲中两个大队,崔家祠堂就设在洲尾,但经年失修,已杂草丛生,北六爷看后顿觉伤感。可早些年大家饭未吃饱,哪顾得了祖宗祠堂。现在光景稍好些,该对祠堂整修一下了。北六爷先是召集族中人,对祠堂上下认真清扫一番,又募资进行了油漆、粉刷,重塑列祖列宗塑像,并定农历七月二十三搞一次祭祖庆典仪式。

刘式安回来了,但没带来一个戏班,只是领来了班主和一个很娇艳的女子。班主和刘式安以前是师兄弟,也姓刘,后来刘式安和后台的司鼓为争夺剧团唱主角的小姐大打出手,司鼓家族势力强大,刘式安被逐出去,流落到龙脊洲,以后刘式安就再没与剧团人联系过。刘班主带来的女子叫花锦红,只是在剧团扮丫环的小角,但人长得娇艳,出门联系演出,谈价钱倒很有优势,班主就喜欢带着。

刘式安带刘班主和花锦红见过北六爷,要谈演出的价钱,可听说演一场要300元,北六爷也觉得不好定,就叫他们去找崔道福,指望大队能出钱。

刘式安知道崔道福准在秀凤家喝酒,三人就迳直找上门去。

见刘式安他们来了,秀凤忙起身让座,并去添加碗筷。刘

式安赶忙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我们来找大队长汇报工作，一会儿就走。”可崔道福看花锦红眼都看直了。如果在城里，花锦红也许不那么引人注目，可在农村凭花锦红的长相和打扮，怎么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崔道福自然是心猿意马，神魂颠倒。刘式安说啥，他也没听清楚，只是一个劲地说没问题，一边仍然很热情邀花锦红入席喝酒。花锦红瞟一眼刘班主，得到暗示后，只好坐下陪崔道福喝了半碗酒，花锦红瞬间就满脸通红。崔道福或是酒后胆大，或是根本没把戏子放在眼里，竟然伸手在花锦红腮上捏了一把，嬉笑着说：“瞧你脸红起来真可爱。”这可真惹恼了花锦红，她“嚯”地起身，睁圆双眼，本想发作，却一头冲出了门外，刘班主赶紧起身去追，可任刘班主怎么劝说，花锦红再也不肯回来陪崔道福喝酒。刘班主心想，得罪了崔道福，大队就不肯出钱，靠北六爷民间募捐的钱，最多只能唱一、二本戏，这么多演戏行头搬来搬去，还有这些演员的吃住行等开销，此行就得亏本。

没想到第二天，崔道福却亲自到刘班主和花锦红的住处，答应由大队出钱演四本戏，每本戏演两天，每场300元，这就意味着刘班主可以拿到2400元的报酬，这令刘班主欣喜若狂。崔道福还说为了犒劳演员们的辛苦，每晚都准备了宵夜，但要请花小姐消气，别拒绝了他的好意。

或许是太久没有了文化生活，或许是龙脊洲人对闽剧有太深的情结，刘班主的戏班卖力唱了八天的戏也没有唱去龙脊洲人的狂热。只能容纳近千人的礼堂愣是挤进了近两千人，除了前几排的所谓贵宾席外，几乎没有人坐着看戏，有的头顶上还骑着人。骂娘声、叫喊声不断。崔道福组织人卖票，根本不限制每场的人数，只要票能售出，就不顾及场内的秩序和安全，尽管每张票的售价不过5角钱，崔道福也挣个盆满钵满。因此，他每天晚上也饶有兴致摆夜宵与花锦红等女演员们喝花酒，喝完后就在大队账上报销，还可以借机克扣戏班的工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连续唱了八天的戏，演员们显然有些疲惫不堪，但群众要

求续唱的呼声仍很强烈。崔道福也乐于这种既可挣钱,又可以花天酒地的生活延续下去。因此也一再恳切挽留刘班主继续唱下去。刘班主却推托说,新戏还没排,唱老戏群众不爱看了,再说年关将至,演员们急着要回家过年,希望崔大队长能够把工资结了,日后有机会一定再来。

崔道福觉得刘班主没给他面子,再说花锦红这烫手山芋还没吃到嘴,岂能轻易放过。因此找种种理由拒绝与刘班主结算工资。

刘班主急得上火,嘴唇起泡。年关时节,演员们要是拿不到报酬,他真的会被逼得上吊自杀。他急急找来刘式安商量,刘式安沉思片刻,嘴里喃喃地说:“看来也只有这样了。”

崔道福料定刘班主会派花锦红来讨钱,这几天他哪儿都没去,天天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等着。白天,没人会去大队部,可他干等得发疯,几张报纸翻得稀烂,他本来就不爱看报,就拿来一副扑克给自己算命,一直等到第三天下午,花锦红才畏畏缩缩地来敲他门,崔道福心中一阵狂喜,拉开门把花锦红让进屋里,倒了一杯热水说:“看这天气真冷啊,我以为你们早走了呢?”

“你不给钱,我们咋走呀。”花锦红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不是给了你们500块吗?你们这一大班子人,又吃又喝的,哪还能剩什么钱?不过,这次唱戏,你最出众,我每天都最卖力给你捧场,要说奖赏一点给你倒是应该的。”崔道福说着从衣袋里掏出200元钱给花锦红。

花锦红没有马上接过钱,她缓缓地站起,沉思片刻说:“就算是奖赏我个人的,也不是拿200块就打发我呀。”

“那你要多少?”

“两千块,一分也不能少。”花锦红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两千块?我的姑奶奶,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钱,票房也没有这么多收入啊?”

“当初可是你自己答应的,每场300块,白天的伙食我们自己出,宵夜由你自己安排,就算减掉宵夜的钱,扣除500块总行了吧。”

“哎，我说的可是对你的奖赏，你怎么算起整个账来，你不会把这笔账算走自己独吞了吧。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花锦红愠怒中还抛个媚眼给崔道福。

崔道福心里早就猴急得火烧火燎，他一把抱住花锦红说：“我的姑奶奶，要给也要等出纳来，我眼下哪来这么多钱？”

花锦红掰开崔道福的手说：“你别耍赖，我们问过出纳，他说根本没收过钱，所有卖票的钱都在你这。”

崔道福哑口无言，过一阵子才咬牙说：“好，我给，但你得答应我。”

花锦红说：“你给了钱再说。”

崔道福只好拉开抽屉，点了一千五百元给花锦红，然后就像饿狼似的扑向花锦红，花锦红猛然抱住钱大声喊道：“快来人呐，快来人呐。”守候在门外的刘班主和两个小伙子赶紧踢开门，把花锦红拽走，刘班主仍不忘了给崔道福点头哈腰：“得罪了，得罪了。”

崔道福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但也就此埋下了祸根。

第二章 库区迁移忙测量 竞选街长起风波

龙脊洲最近突然来了许多手扛肩背测量仪器的人，不时在九龙山脚下左侧的谷园山丘，手舞小红旗，吹着哨子，让龙脊洲老百姓好生纳闷。洲尾大队最先知道内幕的是大队长崔道福，他上午刚到公社管委会开过会，可他碰到人问起这事，总是神秘兮兮地一笑：“这是军事秘密呢。”但片刻，他就猫儿似地钻进了他侄儿崔兴华的家。

崔兴华长得黑壮，饭量惊人，力大如牛，在生产队劳动时，尽管他干活一个人顶三，可他只能得到一个人的口粮，成天老觉着吃不饱。后来，崔道福为他安排进砍伐队，干的活更苦更累，但评的工分高，偶尔还可偷偷卖几车木头给木头商，光这一项一年就能挣个两、三千元。

崔兴华年轻时，因为穷，自己吃不饱，哪能找媳妇？进了砍伐队，有了积蓄，又请人翻修了房子，一时说媒的人络绎不绝。洲尾大队专司媒人职业的四婶，为他牵来了大岚村最俊的姑娘秀凤。尽管崔兴华比秀凤大了整整 10 岁，可秀凤的爹妈还是很满意。结婚以后崔兴华帮秀凤家还清了秀凤妈治病落下的债，还为秀凤哥娶了媳妇。只是年仅 19 岁的秀凤，早早做了新娘，心里满是委屈。崔兴华只懂干活、吃饭，晚上睡觉必要一回秀凤，完了就倒头大睡，从没一句温柔体贴的话，而且这些年崔